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耀基

牡丹

五月牡丹，國色天香稱
二妃繪製十二月花之

東莞

深圳

江門

二〇二五年 五月號

特稿：他是華文文壇一道不滅的閃光

——曾敏之先生十年祭 / 禾素

在抒情的大傳統下

——專訪陳國球教授 /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萬花筒：文學的另一面——我的《梅櫻三集》整理筆記 / 黎漢傑

唐代的春花「新鮮」到如今——讀詩隨筆 / 黃維樑

雙妹嚙花露水 / 李烈聲



《淵明歸隱》（童盛強作）

青霞園地

圖 林青霞
文 唐·孟郊〈登科後〉

昔日齷齪不足誇
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
一日看盡長安花



薪火相傳 文光永續

潘振明

時值曾敏之先生逝世十載，華文文壇代表相聚羊城，以文祭魂，以思承志。這位以筆為舟、以心為炬的文學先驅，其精神風骨早已鐫刻於時代的豐碑之上。今期特稿，既為追懷一位拓荒者的崢嶸歲月，亦為重溯華文文學的根脈與遠景。

曾公敏之，一生輾轉於戰火、筆墨與家國之間。少年執筆戰地，壯歲深耕報業，晚年傾力於華文文學的全球播衍。他如青松扎根巖隙，任風霜淬鍊，終以蒼翠之姿蔭庇後學。（中國）香港作家聯會、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世界華文文學聯會——三座由他親手奠基的橋樑，聯結海峽兩岸，貫通四海文心。其視野之宏闊，襟懷之坦蕩，非止於一地一時，更在於將華文文學納入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之中。

十年光陰，未掩其志。今春，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香港作家聯會代表近廿人聯袂赴廣州中華永久墓園祭奠文化先驅，松柏環繞間，素菊與清酒並陳，追思與承諾同駐。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王列耀教授在憶述曾敏之當年創建學會之艱辛和勇於承擔，情難自已；白楊會長緬懷與曾老同時代的文人以他們最寶貴的年華共同陪伴和見證了香港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將鼓勵後來者努力前行。我在簡約祭詞略謂：「曾老指引文學之路，我們後來者當不負他的熱望並勉力承傳之。」從暨南大學的曾老思想之學術研討會，至《香港作家》、《文綜》雜誌的薪火延傳；從跨域文學會議的籌辦，至後輩學人的傾力傳承，俱見曾公精神之延續。黃維樑教授攜舊刊《香江文壇》追憶其「海量」胸襟，恰是文脈相連的明證。

曾敏之的貢獻，在於其「不為師」而「開風氣」的哲人境界。他首倡香港文學研究，推動學科建制，卻甘居幕後，以「橋樑之姿」默默耕耘。陸士清教授稱其「新聞與文學的兩棲者」，袁勇麟教授譽其「鼓與呼的先行者」，皆道出他兼容敏銳與深邃的獨特氣質。更難得者，是其以「赤子之心」踐行人文使命：從抗戰烽火中的民生記錄，至香港回歸的歷史見證，筆鋒始終與民族命運共鳴。

當下，商業浪潮與價值多元並存，曾公之志愈顯珍貴。劉俊教授所言「儒生本色，壯士情懷」，正是知識分子於浮世中應持的姿態——既需「自強不息」的執着，亦需「寧折不彎」的擔當。而白舒榮女士以「筆墨為舟楫，擺渡精神火種」喻之，更道出文學超越時空的永恆價值。

十年一瞬，文光不滅。曾敏之先生以畢生心血澆鑄的華文文學版圖，正由新一代學人接續拓展。從馬來亞大學的跨域研討，至《曾敏之評傳》的學術深耕；從青年作家的提攜鼓勵，至全球華文網絡的緊密聯結，皆印證「文化不朽，風骨永存」的真理。

我們相信曾先生對華文學創建之努力，隨時間長河洗刷而越益光亮。願我們以筆為旗，承其志業，令這道「不滅的閃光」，永耀於華文文壇的蒼穹之上。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全書序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五年五月號 總二十五期

卷首語

潘耀明 薪火相傳 文光永續

特稿

禾素 他是華文文壇一道不滅的閃光——曾敏之先生十年祭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在抒情的大傳統下——專訪陳國球教授

文化綠蔭

張欣 為什麼要選擇去做困難的事

鄭斐子 回歸中華正道（上）——自然與人之七

胡燕青 弱水三千 大哉一瓢

伍嶺 唐棣，一位厭惡「修辭」的藝術家

萬花筒

黎漢傑 文學的另一面——我的《梅櫻三集》整理筆記

黃維樑 唐代的春花「新鮮」到如今——讀詩隨筆

李烈聲 雙妹嚙花露水

學苑春秋 《明月灣區》讀者意見調查

郭道榮、余少君、羅文華 （師說師文）網

范巧琳、李沛慈、郭棠瑞、楊曉桐、鄭凱瑩、蔣欣蔚 （學府點滴）網

新書訊

圖 林青霞 青霞園地

文 唐·孟郊〈登科後〉 香港作家手跡（倪匡）

封面內頁

封底內頁

封底 詩、圖 梅 真 晚安曲

10



20



3	1	3	10	20
9	5	2	9	5
2	9	8	7	6
5	0	5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1	7	6
9	0	5	8	7
2	3	1	7	6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6	8	7
2	3	5	7	6
9	0	4	6	5
2	3	1	5	0
9	1</			



香港作家聯會、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和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創會會長、著名報人曾敏之先生一生對香港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的推動不遺餘力，貢獻巨大，自二〇一五年一月離世，轉眼至今十周年，適逢此因緣，三月十六日，香港作家聯會理監事以及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專家學者一行人前往廣州墓園祭拜，並於暨南大學舉行「前輩學人與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設暨曾敏之先生辭世十周年紀念會」，本文為活動紀要。 — 編者

他是華文文壇一道不滅的閃光 ——曾敏之先生十年祭

禾 素



三月十六日上午，香港作家聯會理監事以及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專家學者一行人，在潘耀明和白楊會長的帶領下，前往山明水秀的廣州中華永久墓園祭拜曾敏之先生伉儷。左起：崔文冰、江揚、黃維樑、白楊、潘耀明、王列耀、何佳霖、黃漢平、溫明明。

春光爛漫祭曾公

今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在浪漫的春光裏，香港作家聯會理監事以及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專家學者一行人，在潘耀明和白楊會長的帶領下，前往山明水秀的廣州中華永久墓園祭拜，那裏安睡着一位可親慈祥又灑脫不羈的文學前輩——曾敏之先生。

香港作家聯會、世界華文文學聯會、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創會會長曾敏之先生與夫人的墓地被一排蒼翠的松柏圍繞着，大家有序地圍在曾老墓前，每人手持一支白色素菊肅立於春風裏。潘耀明會長追思道：「曾老，我們懷着由衷的敬意來看您了！您對香港文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的貢獻功不可沒，您的高山流水的風範和情懷是我們一直以來學習的榜樣，希望您安息，我們會照着您指引的道路繼續前行。」大家集體對着墓碑三鞠躬之後，依次上前祭拜及獻上鮮花，王列耀教授還專程準備了好酒，由潘會長帶領將美酒輕灑



曾敏之先生與夫人的墓地被一排蒼翠的松柏圍繞着，大家有序地圍在曾老墓前，先後獻花。

於曾老墓前，曾老泉下有知，當老懷大慰，大笑飲之。

曾老祭拜儀式結束之後，一行人又轉往廣州市銀河革命公墓憑弔著名作家蕭紅女士。蕭紅以開闊的悲憫胸懷關注人的生存境遇以及生命意義，創造出富有靈性的文學作品。大家集體在蕭紅墓前向她致敬，為她多舛的命運唏噓，更為她的才情而惋惜。墓前擺有酒和香煙，有女作家解下自己的絲巾繫在蕭紅墓前的石柱上，微風襲來，似乎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蕭紅在對着大家微笑，她轟轟烈烈地愛過恨過，更留下了數部曠世巨著，她短暫的一生，已勝過無數渾渾噩噩渡過一生的人。

辭世十年紀念會

十六日下午，「前輩學人與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設暨曾敏之先生辭世十周年紀念會」於暨南大學

第二文科樓會議室舉行。研討會主題發言分兩組進行，逾二十位專家學者和作家分別作主題發言，第一場會議由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暨南大學教授王列耀主持。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張炯表示：曾敏之先生的一生，曾歷經艱辛，目睹國家的瀕於危亡和走向復興，他幾經逆境又走向順境，

成為著名的作家、學者和教育家，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界的一面旗幟。他有如一棵青松，把根鬚深扎祖國的岩石之中，從人民的歷史中汲取養份，把枝葉伸向太空，任憑風霜雨雪、電閃雷鳴，總泰然自若，滿懷對於國家和人民的深情，在自己的各種崗位上，默默地做出出色的奉獻。



香港作家聯會、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會長潘耀明繼而發言：海內外對華文文學的貢獻，元老級人物新加坡有方修、馬來西亞有方北方、泰國有司馬攻，香港則非曾敏之先生莫屬了。曾先生對華文文學的貢獻，還不限於一地一時，他胸懷廣袤無邊，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所以他對華文文學的發展是厥功甚偉的。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副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監事長陸士清表示：曾敏之是「文學—新聞—文學」的兩棲作家，既有新



特稿



眾所宗仰。

聞記者、編輯的敏銳，又有作家的文情和學者的哲思；他愛國志堅，愛民情真，愛生情深，赤誠待友，德高望重；他尚德重義，襟懷坦蕩，執着事業而不計得失，高風亮節，



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蔣述卓在發言中指出：從在香港文學、東南亞華文文學與內地文學之間搭建交流橋樑，到成立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並成為學會的顧問，曾敏之先生為世界華文文學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不僅僅是一個思想先行者，而且是一個積極的行動者，推動着世界華文文學不斷前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楊匡漢表示：面對這位望之溫、相之親的長者，我們將在這片他灑過智慧之水的熱土上，更勤奮地勞作，不辜負他老人家的期望，滋文心，再出發，再創獲，這才對得起曾老的在天之靈！



香港作家聯會副監事長黃維樑帶了一本早年的《香江文壇》在現場展示，他提到內文有當初學會成



立專輯。黃維樑表示：香港的社會文化向來以多元化見稱，曾公廣納兼容，盡力團結文藝之士，作聯會務乃能蒸蒸日上。他好客，也好酒，酒量如海納川，吸納文友也有此海量。黃維樑感慨而言：酒仙辭世轉瞬十年，現在紀念他，讀其文，誦其詩，不知道他在天之靈是否有所感應。春秋代序，一晃十載，憶念前輩故人之際，他這早逾「古稀」的長者，能不也感嘆時光之飛逝？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監事長楊際嵐表示：曾老之於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事業，自草創伊始，到隊伍逐漸擴展，事業逐漸壯大，猶如統兵出征，應者眾，「不怒自威」。雖然頂着「名譽會長」的銜頭，但在不少人心目中，他是一位實打實的「老總」。曾老總視野開闊，心中始終裝着世界版圖，為中華文化走向五洲四海不遺餘力。



香港作家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副監事長江揚的發言講述了曾老數十年如一日對自己的關心、鼓勵和支持，言詞深切，溢於言表。江揚表示：曾老的話在她心裏生根，曾老的身影在她腦海裏駐足。他的智慧和人格魅力，都成為她記憶中的一部分。每當想起他，就會感到一股溫暖和力量。

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黃萬華亦借文章抒發內心



三月十六日下午，「前輩學人與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設暨曾敏之先生辭世十周年紀念會」於暨南大學第二文科樓會議室舉行。



感慨：曾先生十五年努力，在香港本土成立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八年努力，在內地促成中國世界華文文學會誕生，如此罕見的持久奔波，不正勾畫出「香港—祖國內地—世界華文文學」的巨集偉版圖，奠定着「中國與世界」的「根基與歸屬」？曾先生一生奔走世界各地，他某時某地所做某事，往往超越了那「一時、一地、一事」，這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



福建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袁勇麟表示：曾老最早關注香港文學創作、最先選介香港文學作品並積極推動香港文學研究。隨着曾老撰文大力為港台及海外華文文學「鼓與呼」，內地一批學者開始介入相關研究。曾老功成身退，「但開風氣不為師」，此後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積極推動這一新興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曾敏之的「不為師」恰是最高境界的「師道」。



王列耀教授表示在聽了十位發言人的發言之後，內心頗為感動。追憶一九九三年參與籌建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的艱辛歷程：在蕭乾、曾敏之等前輩帶領下，他與饒芃子等人啟動申報程序，開啟長達八年的「申報長跑」。期間曾老始終以國家文化戰略視野激勵團隊，強調華文文學對中外交流的戰略意義。艾青親筆支



持信與曾老多方斡旋成為關鍵推力，最終在錢其琛副總理批示下，二〇〇二年五月民政部批准成立「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特增「中國」二字，意為：中國的世界華文文學學會。

書生肝膽照山河

第二場主題發言由潘耀明會長主持。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監事長、《文綜》雜誌執行總編輯白舒榮在發言中提到：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文壇，曾老總在親歷親為艱辛奮鬥，催生了一「香港作家聯會」、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後，在香港回歸前就積極籌劃成立「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希望以之促進中國海峽兩岸四地及海外華文作家之間的交流聯絡。在他和繼任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等作家的不懈努力下，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終於在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三日於香港成立，他親自坐鎮擔任會長。至今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在繼任會長潘耀明的努力下，堅持定期出版曾老總創刊、命名並曾擔任社長的《文綜》文學季刊，舉辦了多種境內外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承繼着曾老總所開創的事業。



暨南大學文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白楊講到自己在查詢資料時看到曾老的一本書《遇舊》，她一下就被書中兩組照片吸引了，照片中有曾

老、潘耀明、劉以鬯、黃維樑、陶然、也斯等眾多作家，那時候他們正當壯年，意氣風發，有很多人是用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時間來陪伴和見證香港文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今天大家聚集這裏，也是以一種「遇舊」的方式來懷念曾老。學會同人不會忘記曾老和幾代前輩學人為我們這個學科創建與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他們樹立的學術傳統與文化情懷也將激勵着後繼者努力前行！



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周蜜蜜女士對敏之表叔的回憶異常動人：敏之表叔以私人珍藏的《古文觀止》讀本作為教材，讓自己每天到他的家中接受教導。當然，這一切在當

時的環境氛圍之中，必須非常小心地秘密進行。他首先以抑揚頓挫的聲音誦讀課文，然後逐字逐句進行講解；他又要求周蜜蜜背誦每一篇文章，並且要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寫下註解和讀後感。能夠有敏之表叔的特別教導，使她在學習中國古典文學，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和語文水平中獲益良多，打下了文學文字的良好基礎。周蜜蜜認為，敏之表叔是她的始終如一的、永遠的文學良師。



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何佳霖在發言中提到：站在歷史的長河邊回望，曾敏之以筆墨為舟楫，在激流險灘中擺渡着知識分子的精神火種。從抗戰烽火中的戰地通訊，到改革開放的民生紀錄，再到香港回歸的歷史見證，

他的文字始終與民族命運同頻共振。這種將文學精神與文人風骨完美統一的生命實踐，不僅照亮了中國現當代文化史的一隅天地，更為後來者樹起永恆的精神坐標——在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知識分子的筆鋒依然需要蘸着熱血與良知，在時代畫卷上書寫正氣歌。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劉俊表示：和曾老總接觸多了，發現他的最大特點就是儒生本色、壯士情懷。儒生本色，主要體現為他那種「君子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

堅韌意志；壯士情懷，則更多地是指他那種寧折不彎、敢於擔當的勇敢氣質！



香港作家聯會副秘書長崔文冰提到：二〇二四年適逢中馬建交五十周年之際，在潘耀明會長的倡議下，她協助籌辦了「世界華文學與馬華文學及其跨域（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在吉隆坡的馬來亞大學迎來世界十六個國家和地區的四十多位學者、作家，共同

探討華文文學與馬華文學的獨特魅力及其跨越傳播的研究熱點，以至世界華文文學的未來與發展。通過與專家學者的交流，讓她深刻感受到曾老於三十多年前籌備成立「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的深遠意義。



香港作家聯會理事朱志華深情回顧曾老用淺顯易明的道理和實例，啟發與鼓勵自己要堅持寫作的往事。她表示曾老的一生正是印證了他自己說的：「書生報國，禿筆一支。」有這樣一位文學前輩，定當不懈努力！



香港作家聯會理事禾素表示自己加入作聯時曾老已仙逝，雖未親炙教誨，但前輩們口中的曾老總，永遠是清貧樂道、提攜後進的典範。在推動與傳承香港文學、世界華文文學方面，曾老做了很好的表率及巨大的貢獻。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世界華文文學與傳媒研究中心主任胡德才以「評陸士清的《曾敏之評傳》」為題，講述了陸士清與曾敏之兩位老人三十餘年間的忘年交情。胡德才表示：《曾敏之評傳》是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

設史上的開拓性著作，具有深遠的意義。再現一代報人和著名作家曾敏之近百年的風雨人生，突顯曾老感時憂國、情牽人民、追求光明、與時俱進、重情重義、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和精神境界，使《曾敏之評傳》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和啟迪意義。陸教授描繪了曾老坎坷的人生、奮鬥的業績、多彩的生活、豐富的心靈。既令人景仰，又啟人深思。

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陸卓寧表示：若把曾



而，曾老卻又是閱歷極豐、謙遜、重情、仁愛的。



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樊洛平談到：曾老總一直關心港澳台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術布局，他認為研究除了以北京、上海、南京、閩粵贛等地為中心，應該向豫、陝、晉等中原地帶發展，向西北等邊遠地區開拓，吸引更多



的研究者走進世界華文文學領域。他更促成了二〇〇七年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高峰論壇。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秘書長、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龍揚志指出：曾敏之先生用生命熱情傾注於他喜歡的文學與文化事業，在歷史即將翻開新篇章的重要時刻，高瞻遠矚地呼籲人們關注台港澳和海外華文文學，闡釋這一文學領域的重要性，這種呼籲對很多人來說驚世駭俗，可見重建文學觀念有多困難。大家借懷念曾老總來期待一個更加友善、多元、開放的思想環境，希望具有奉獻精神的學者積極參與學術共同體的建構。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秘書長、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溫明明提到在與曾敏之先生結識的七年間，



老的一生描述為「傳奇」似乎也無不妥，但這個「傳奇」決非一般世俗意義上的「離奇」、「稀奇」。那是飽經滄桑而不屈，歷盡磨難終不倒的一種高潔、剛正、從容。因而，曾老卻又是閱歷極豐、謙遜、重情、仁愛的。

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樊洛平談到：曾老總一直關心港澳台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術布局，他認為研究除了以北京、上海、南京、閩粵贛等地為中心，應該向豫、陝、晉等中原地帶發展，向西北等邊遠地區開拓，吸引更多

他是華文壇一道不滅的閃光

在商業浪潮與歷史浮沉中，曾敏之以文人之筆、拓荒之志、橋樑之姿，將華文文學的火種從香江播向世界，印證了「文化不朽，風骨永存」的永恆價值。曾老的「赤子之心」，天地可鑑。正如潘耀明在紀念文章中提到：「作聯」及「世聯」如沒有曾先生的推動，是決難有今天的成績的。曾先生是一個充滿人格力量而勇毅的智者。他對華文文學所作的努力和傾下的心血，將隨時間之河的洗刷而越益光亮，他是世界華文壇一道不滅的閃光！

（本文照片由香港作家聯會和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提供。禾素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特稿

香港著名學者、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玉山榮譽講座教授陳國球近年推出了兩部著作，分別為《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修訂版與《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兩部著作凝聚了陳國球對於中國抒情傳統論的信念，為古典與現代找到對話的可能，在文學世界裏覓得人性的光芒。本刊特約記者李浩榮三月初親赴台灣訪問陳國球教授，專訪中，陳教授將回應關於抒情傳統論的不同看法。

——編者

在抒情的大傳統下 ——專訪陳國球教授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都有助於我建
人的文藝觀點
觀與王夢鷗等
時我還讀徐復
是所涉獵。不但
他的理論已有
登，所以我對
友工的文章常
在那雜誌上刊
的訂戶，而高



香港著名學者、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玉山榮譽講座教授陳國球。

李浩榮（以下簡稱「李」）：中國的抒情傳統論是您研究中的一大重點，請問您最早是在什麼時候接觸到這個理論的呢？

陳國球（以下簡稱「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台灣冒起一群耀眼的青年學者，如龔鵬程、顏崑陽、蔡英俊、呂正惠、鄭毓瑜等，他們都是研究古典文學出身，常聚在一起討論問題。他們均意識到古典文學面對着現代社會的衝擊，並想方設法，與之回應。當時，高友工在台灣大學講學，形成一股熱潮，這些青年學者從高友工再追溯到陳世驥所提倡的中國抒情傳統論。這理論正好可以給予他們嶄新的角度去審視古典的淵源，與西方相對照。那時候，我在香港大學念碩士和博士，不時跟台灣這批青年學者通訊，當中便有討論到抒情傳統論。我沒有見過高友工，而蔡英俊和呂正惠上過高友工的課，私下也常跟老師請教。他們說，高友工聊天時，學術理路清晰易懂，不像讀他的著作那麼晦澀。同時，我又是《中外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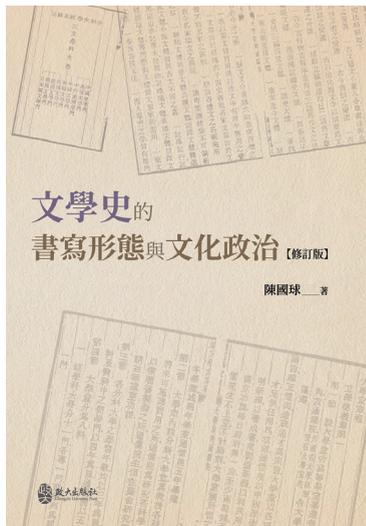


立自己的學術視野。

抒情詩傳統是中國文學的光榮

李：九十年代呢？

陳：九十年代，我在香港科技大學教書，班上有些來自大陸的學生，他們對港台海外的中國文學觀念所知不多，於是我便跟他們講述抒情傳統論。其中一位由我指導的博士生張暉，後來寫成《中國「詩史」傳統》。書中有一章專門討論抒情傳統與詩史之關係，寫得非常好。在科大時，楊牧是我的同事，他也是陳世驥的學生。他有一篇論文《周文史詩：詩經大雅之一研究》，這正好彌補了陳世驥的論述。因為從胡適、朱光潛、林庚，到陳世驥，都認為中國沒有史詩，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但楊牧認為《詩經》已有史詩了。張暉用「詩史」的



陳國球著《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修訂版），台北：政大出版社，二〇二四年。

研究去補充我的抒情傳統論，正如楊牧用史詩研究去補充陳世驥的論述一樣，都能夠豐富抒情傳統論的內涵。

李：抒情傳統論於冷戰時代被提出，有論者認為這是中西二元分立思維下的產物，是將中國文化作為西方文化的「他者」；而從這種思維方向出發，是無法真正尋出中國文學的價值。請問您怎麼看待這種評論呢？

陳：抒情傳統論的論述源頭可以追溯到晚清，當國人察覺到中西文學之異，首先關注到西方文學所有而中國文學所欠缺的方面，然後再發掘出中國文學之所擅長。前者是基於一種反思心態，中國社會積弱，中國文學有什麼不足呢？現在很多人批評這種心態不健康，但是我認為研究文化史，對前人抱有同情的理解是相當重要的。後來國人發現中國的抒情詩早於西周便有着全面的發展，縱然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論述裏有提到抒情詩，但不成系統，西方着重的是史詩與悲劇。陳世驥特意指出抒情詩的傳統是中國文學光榮之所在。要了解陳世驥這理論，得從他五十年代的論文入手，如《探求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研究「文學批評」的起源，就是為了理解中國的「文學」（始源是「詩」）觀念的最早構成方式，再發展成後來的各種文學樣態。在那篇論文裏，陳世驥聚焦探討「詩」字的由來，這思路一直延伸至他後期對抒情詩的頌揚。有些人批評抒

情來自西方「Lyric」這概念，不適合套用在中國文學上。其實，「抒情」一詞我國古已有之，我在「抒情」的傳統裡便舉出大量的話例，歷代不斷。當然，借用抒情這詞語來翻譯「Lyric」，詞語的意涵會有所豐富，但我們不應該說抒情只是舶來品，便棄之不顧。

抒情傳統與其他傳統並非互相排斥

李：有論者認為中國文學有很強的敘事傳統，雖然高友工曾討論《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但論述時，已將敘述傳統消融於抒情傳統裏去。強調抒情傳統，會否使人忽略中國文學裏其他的傳統呢？

陳：林庚是朱自清的學生，年輕時期跟陳世驥也有所交往，朱、陳二家都是抒情傳統論的代表人物。林庚寫過《中國文學史》，文筆清麗，想像豐富；他強調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由於林庚不曾出國留學，他的論述是在中國境內完成。這也駁斥了有些人指斥抒情傳統論是西方漢學的產物。林庚指出中國的小說戲曲有很重詩的成份，這裏的詩不是指體裁，而是指作品精神洋溢着詩意，展露出作家內心與外部世界的對話，以心印心。高友工也有類似的看法，兩者是獨立的研究。當然，抒情傳統並不能解釋中國文學裏所有的現象，而是提供一個切入的角度，與解釋事情的方法。保羅·德曼有一部

書叫 *Blindness and Insight*，言學者看事物若有洞見，亦會有所不見。抒情傳統論為我們提供閱讀小說與戲曲的新角度，縱然有其盲點，也不足為奇。

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曾指出中國史傳文學以故事為主體，而非像西方的歷史著作般，依年份紀事。普實克說這就是抒情詩作用的反映——著者根據他對歷史的認知，選取他覺得有代表性的事件，串聯起來，以展現歷史人物的性情。故普實克認為，在中國，史即詩。學者研究問題，最好是既見樹又見林，而抒情傳統提供了一個宏觀的視野，依着這框架，我們可以找到新的微觀切入點。中國文學有不同的文體，但當中以詩最為重要，幾乎每一個士大夫都寫詩，詩貫穿了士大夫的生活與思維。如果我們用詩化的角度去解釋其他的古典文類，那又有何不可呢？當然，自晚清梁啟超大力提倡小說與群治的關



陳國球著《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台北：時報出版，二〇二一年。



係以後，詩是否再有凌駕之地位，這一點可以商榷。但是，不要忘記梁啟超本身就寫下大量的詩作，而他指出小說支配人心的力量，在於「熏、浸、刺、提」，這些都是講人心與外部世界的呼應，也是中國詩論一直追求的抒情精神。

中國詩歌另一特色是以小寓大，善用象徵。且看小說與戲曲，如《黃梁夢》、《紅樓夢》，皆是藉夢幻仙境來象徵人世，這不就是詩歌手法的挪借嗎？

有些研究小說戲曲的同道覺得抒情傳統論很霸道，好像抒情詩才是中國文學的正宗。那或許是受到陳世驥那篇演講辭〈論中國抒情傳統〉的錯誤翻譯影響。過去將講辭裏「tradition」一詞，譯作「道統」，顯得唯我獨尊，那完全是誤譯。「Tradition」該譯作傳統，而抒情傳統與其他傳統並非互相排斥的。我最不想把抒情傳統變成一種意識形態。

李：在〈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中，陳世驥對美刺傳統不以為然。然而，有論者認為中國文學受禮教傳統影響甚深，若然抒情傳統論排拒禮教傳統之影響，那是從根本上就無法把握中國文學的特色。對此，請問您有什麼看法呢？

陳：抒情一詞，見於《楚辭·九章》「發憤以抒情」，自此以來，便一直跟政治掛鉤。美刺傳統一直是中國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跟抒情傳統是沒有衝突的，兩者都是抒發個人感受的一種方式。張

淑香便是從「詩可以怨」這一點來解釋抒情傳統。

抒情傳統論核心在人與外部世界的對話

李：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出現了很多宏大敘事的文學，如革命文學與「紅色史詩」等。這塊文學版圖是否屬於抒情傳統論所無法進入的領域？

陳：王德威近年在大陸的主流學府講授抒情傳統論，將抒情傳統論擴展至現代藝術的領域，這是在五四以來政治與文學結合的論述外，另闢出一個新的闡釋角度。其實，陳世驥生前已很關注「紅色詩歌」，他曾主持一項研究計劃，蒐集和分析大躍進時期的大陸詩歌。這些民間的「紅色詩歌」常給人千人一面的印象，但陳世驥認為無論作品如何教條，當中總能找到人性的一面。而夏志清也做過類似的研究，他研究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小說，從千篇一律的敘述中，夏志清依然能找到具有人性的刻劃。可見，哪怕在一個講求鬥爭的年代，我們仍然看到親情、尊師等情節，人文精神並沒有被磨滅。這當然不是一種主流的聲音，而學者們（如現在的王德威）正要將這些潛藏的聲音發掘出來。唯物論強調環境與政治之關係，至於精神與情感皆被視為虛幻。我反而認為這些看似虛幻的情感倒是真實的，假如我們無法看見，那只能寄予同情。

李：您認為前輩學者對抒情傳統論的定義，是

否具有指導作用？這理論核心不變的概念又是什麼呢？

陳：當我論述抒情傳統時，不會被陳世驥或高友工的見解所束縛。黃錦樹借用英國歷史學家兼作家霍布斯邦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來分析抒情傳統之創建，指出一個意念只要被人們不斷大量論述，久而久之，便會成為一個傳統。正如人們以為男子穿蘇格蘭裙是蘇格蘭悠久的傳統，但其實歷史甚短，只是給予人們很深的印象。抒情傳統論是現代學者發明之理論，這說法我不反對，我只渴求從古典中尋找資源來跟現代對話，並豐富我們現在生活之意義。抒情傳統論有其出發點，但在發展的過程中會不斷變化。這世界沒有東西是不變的，如果不變，那樣事物便會顯得僵化，失去生命力。即使古代，建制力量用科舉制度將儒家思想固定下來，但還有科舉制度以外的人去尋求突破。抒情傳統是一個標籤而已，我不介意換上其他的字眼。像陳平原，他便是用「詩騷傳統」來描述中國文學的特質。那是他博士論文的觀點，當時他大概沒有讀過陳世驥，而是受到普



李浩榮（右）三月初親赴台灣清華大學訪問陳國球教授，並於校園內留影。

實克的影響。可見，不管從何種的學術訓練切入，大家同樣見到中國文學裏以詩作為核心的一面，即使小說也可以有很強詩的成份。我覺得抒情一詞及其相關的觀念在古典文學裏頻繁出現，用來描述中國文學其中一個重要的特質是最恰當不過。全由西方的角度去論述中國文學並非我的本願，我希望從中國傳統裏找到論述的資源。我認為抒情傳統論最核心的觀念在於人與外部世界的對話，對話不同於抒發，不是作者自己講完了話便算數；作品裏也要回應外部世界如何給予我回應，草木的榮枯、天氣的陰晴、政治的轉變，如何刺激我的感受。西方文學當然也有這些的東西，但不及中國文學那麼強調這抒情的面向。你可以不認同我的說法，但至少你聽過有這麼一個角度，日後你讀中國文學時，不妨拿這個角度來看看合理不合理。

（本文圖片由李浩榮提供。訪問及整理者為本刊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我們選擇去做困難卻又沒有暴利的事，最大的好處是增長了自己的本領，我們都是在失敗和困難中成長起來的。而且有些機會是難度決定的。

為什麼要選擇去做困難的事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不是為了鍛煉意志磨礪吃苦耐勞的精神，而是從另一角度而言困難的事情比較「容易」做，因為競爭的人少，如果你怕捲那就選擇難走的那條路，人少。

做沒有門坎的事那就要忍受大家一起捲大餅，不是說開奶茶店就沒門坎，主要是公共思路以為奶茶店咖啡店錢大媽啥啥的加盟就賺錢，還有花店以為勤勞就賺錢，結果別人在對面開一家直接打擂台，榨甘

蔗汁街面上三步五步就支個機器，然後大家一起打價格戰，最終都不賺錢。

研究火箭發射當然是困難的事，我們也做不了，對不對？所以我的意思並不是鼓勵大家考研考博考編一股勁地向上攀登，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注意自己生計的技術含量，哪怕比別人多一點都可以甩掉一些競爭者。像我的美容師阿瑤，她就一直在精進做面部護理的手法，然後呢，配合進階的產品一起用於服務客戶，明明是漲價了但是客戶也覺得合理。如果你是低階客戶，她的手法也相對簡單，你喜歡新手法就當然得乖乖升級。

我還認識一個女孩本來是做普通商務的捲得沒活路，於是她去台灣進修了全套的月嫂課程，包括產婦的日常護理、營養搭配、形體恢復，還有嬰兒的各種吃喝拉撒、吐奶、夜哭、黃疸等等情況的處理，結果變成金牌月嫂全是明星排隊請她，收入相當可觀。

平凡的工作也有困難和辛勞的選擇，廣州荔灣區有個「吳財記」就是賣雲吞麵的一直賓客如雲，拍《至味西關》的時候我去湊熱鬧，問老闆這麼簡單普通的食品可以傳三代人肯定有秘方吧。老闆說沒有，就是辛苦，每天早晨三點半起床熬湯，雞肉、豬肉、牛骨、海味等下料十足，還要烤大地魚再磨成魚粉，就是功夫很繁瑣，但是一碗雲吞麵又能賣多少錢呢。就是辛苦。店裏曾經有夥計出去單幹，很快就關門大吉，因為沒有人能堅持下來。

然而能夠選擇困難和辛苦的吳財記就是名號響亮深受追捧，在疫情和經濟下滑的影響下還可以屹立不倒，好多比它大比它牛的酒樓都在無聲無息中歇業了。

我們選擇去做困難卻又沒有暴利的事，最大的好處是增長了自己的本領，我們都是在失敗和困難中成長起來的。表面看你做一件事沒有得到名利，可是再遇到這樣的事你就不會束手無策，或者老虎吃天不知道怎麼下嘴，不知道從何處入手，不知道遇到瓶頸該怎麼處理，用我們的行話說是「情況不明決心大」，也就是說理論和實戰終究是兩回事。

亦即是說，有些機會是難度決定的。

破壞快速容易，
建設漫長困難。
近世歷史的長久一
國難，正由一
代中華兒女
修復。

回歸中華正道(上) ——自然與人之七



鄭龔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二十年前到內地旅遊，目睹國家高速發展，嘆

賞之餘，也拖着一個不時重現的印象：多數城市大部分時候，天空都蒙上一層暗淡的灰白，從廣州、武漢、上海到北京、成都、西安，相差不了多少。這使書生的內心糾結不安，尤其因為中華傳統的價值觀，素來尊重自然之道。我們沒有像耶教的《聖經·創世紀》那樣，授權人類征服大地，主宰萬物；中華文化反而發展出深知人類渺小、提倡萬物平等的道家思想：一種以自然大道為基礎的宇宙視象、謙遜平和的生命哲學。

正因價值觀根基如此，對於國家的經濟發展曾失衡地犧牲環境生態，身為中華文化的學子，難免汗顏愧疚。參加環境史學術會議，我論述中華哲學、詩歌中的自然意識和思想，西洋學人卻踴躍指出中國的海陸空工業污染，猶似批評別國會令他們多點滿足感。哲學固然不如營生切身或利潤誘人，人性之私也無分國界；然而就本身恩情而言，我總希望中華傳統憑自身的精神資源，超越西方的發展軌跡。

人類迄今經歷了蒸汽時代、電氣時代、資訊時代等三次工業革命；或曰污染是工業化必經階段，如今的發達國家無一倖免。新中國兩大階段的工業化，先後建設在八年日寇侵略又三年內戰以及十年文革的毀滅性浩劫後，可說一併抓緊兩次、多面的工業革命的尾巴。國家經歷過心態上奮進而焦急、知識上模仿而落後、形態上多管齊發而參差凌亂的失衡階段；空氣、水源、土地和食物污染，都成為經濟飛躍、工業



猛進的偏向代價。

當然，工業化是加速破壞自然之因，而並非唯一原因。何況國人傷害自然早於當代，例如古代農民開闢耕地或砍伐作業，都曾因知識不足、技術粗陋而傷害自然。又譬如說，位於河北承德市圍場縣北部的塞罕壩，曾是清代皇家獵場木蘭圍場的中心地帶，同治年間開圍放墾，致使千里松林竟被砍伐殆盡。到新中國成立之時，「美麗高嶺」的原始森林，百年之間已被刨成「飛鳥無棲樹，黃沙遮天日」的高原荒丘。何況七十五年前建國之時，滿目瘡痍的不僅是社會民生和樓房壁瓦，更是整片神州大地的山河土嶺和林園草樹？

破壞快速容易，建設漫長困難。近世歷史的長久國難，正由一代代中華兒女修復。

弱水三千 大哉一瓢



胡燕青
香港作家

的收勝不美這
在放就有遺面
用入李行前大
來箱有只的
個一多我大
了取來袋取
所出拿我口
以自精的掉會
己品看喜好
細細看喜好
看喜好喜好

中國文字文化，列入經史子集四大部分；詩歌，

屬最後一部分。人一生能夠讀懂一個詩人，已經很厲害。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豈是個人的百年之身能夠掌握的呢？幸好我們有很多人，而今天又能大致做到人人有書讀，那麼就讓我們各據一張小書桌，做個千年古樹的小細胞，接收養份也傳送生命的本質吧！記得當年在中文系的日子，老師所教，只一張紙的筆記，做作業時要讀好多的書。讀到《莊子·內篇·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的時候，真有點想不開。凡是會算點數的人都明白季節轉換之高速，一年又一年過去了，自己在學問上長進了多少，心知肚明。用乘法再算一次，就明白此生會到達什麼地步。

可是，回頭一想，這不正是天父上帝給我們的豐盛嗎？我為此感悟而謝恩，因為這是一場豐富的自助餐。我們享受美味的同時，又怎能抱怨自己的肚子太小？我想，就是連美國這樣短淺的歷史，也能提供吃不完的美味吧？誰能夠說自己完全通曉這樣一個年輕國家的所有文化呢？我們無法窮盡餐桌的長度。中國的廚藝和營養一直延伸到遠遠的他方。人的飢餓感裝的比眼睛多，眼睛裝的又比肚子多，肚子飽了，還得消化。我告訴自己，慢慢品嚐，不要急，很快又會餓了。

有人愛經學，有人愛詩歌。我屬於後者。有人愛新詩，有人愛古詩。我兩者都愛。有人過目不忘，我過目必忘，每每須要再三重讀才記得少許。我接受

這樣的自己——只有小小的短期記憶，長期記憶也寒酸混亂。可是，每次重複讀到優秀的詩，我還是有初見的驚喜。因此，我做不了學者，但對着琳瑯滿目的學問，我還是能夠感到好奇和喜樂。而寫作，正是我學習記憶的方式。

讀書時，我發現聰明的意思是「轉數快」和記憶力超強，並且有「裝載」之器，最重要的還是具備苦讀的意志。這些我都沒有，可是我有同緩慢的人好好交流的能力，這些美不勝收的文化遺產就放在我面前，有人用大大的行李箱來取，我只有一个小口袋，多取了會掉出來。所以只好我拿出自己最喜歡的作品和你一同細細看。

唐棣，一位厭惡「修辭」的藝術家



伍嶺

《深港書評》主編、
文化記者

在正形的閱讀身構只在空
力無定閱置虛構的
的魅是唯自己分虛構的
於他，將，中非一個藝
存，在，其與同
他，將，中非一個藝
於他，將，中非一個藝

認識唐棣也有好些年了，當時他拿來一本他新

出的小說給我們看，但大家都不太能看懂，卻又覺得很有趣，後來這本書成為了《深港書評》的年度好書，還為他做了一次封面專題，可謂熱鬧。

有人問，為什麼一本連書評編輯都看不懂的書能夠評上年度好書？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看不懂指的是思想之全貌，指作品的豐富性。越是這樣的書越是有持久的閱讀欲望。我們稱其為「藝術品」，但凡是藝術，就應當具有更多可塑性，它包含着讀者的喜悅與痛苦，是人世間的種種經歷。當文字呈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不正是生活幻化出的另一種模樣嗎？當法國新浪潮電影為你演繹的時候，誰又不會去思索一番呢？這便是一部作品的生命力。

唐棣如同他的作品一樣，也是有生命力的。在業界，他被譽為國內「作者電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二〇一五年，他的首部長片《滿洲里來的人》入選香港國際電影節「自主新潮」單元，以黑白影像與非线性敘事探討逃亡者的心理困境。影片採用大量長鏡頭、跳接手法，打破時空統一性，體現法國新浪潮「主觀寫實」與「客觀寫實」的結合；小說《遺聞集》則以「搭建式寫作」模擬電影剪輯，將歷史碎片重組為非线性敘事。當然，他的作品不只這兩部，觀感與閱讀體驗還會更多。

為什麼說他是「作者電影」的代表人物，在我看來就是因為他主導身為一個作者和導演的全部思想，而這也正是「作者電影」的核心價值所在。唐棣



一直在革新創作方式，無論是在文學，還是電影裏，他都在積極地實驗着作品的諸多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在我們的生活裏又變成了泥土，成為了歲月，最後則成為了彼此的體驗。

最近，唐棣又出新書了，一本隨筆集《藝術，以及那些孤影》，一本寫新浪潮的《法國電影新浪潮小史》，這兩本可以互為借鑑，也可以看作是唐棣對於藝術的種種看法與觀點，儘管他一直強調自己對觀點的謹慎，但作為一個「實驗者」，即使在評論藝術的時候，也充滿了活力，我稱其為「不穩定的鮮活」。因為他及其作品都不能稱其為失敗或成功，和他的作品沒有定論，他一直在做，一直在激發某些個性。你可以說他很前衛、很先鋒，而他又是一位極簡的藝術家，他厭惡修辭，他只是行走在我們的時間裏，用平凡的觀感來抓住藝術一閃而過的瞬間。

唐棣的魅力正在於他是無定形的存在，唯有閱讀他，將自己置身其中，不分虛構與非虛構，只在同一個藝術的空間裏。

《明月灣區》讀者意見調查

香港作家聯會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邀約支持，在《明報》增闢《明月灣區》版面及在《明報月刊》增設《明月灣區》文化附冊，希望藉此培養及提高公眾對大灣區文藝文化的關注，推動文藝創作、閱讀及評論的風氣，同時透過開放的討論園地，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的交流。至今，《明月灣區》面世已一段日子，為求回顧檢討、集思廣益，亟望讀者把您的寶貴意見電郵或郵寄給我們（也可掃描右下角二維碼填寫），以供充實內容和改進，謝謝。

1. 您認為通過《明月灣區》平台，是否有助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發展、增加對相關文學現象的討論？

2. 您對《明月灣區》哪一類文章或欄目最感興趣？

3. 您希望《明月灣區》繼續出版？認為增加哪一方面內容會更吸引讀者？

電郵：mpmeditor@mingpao.com

郵寄：香港柴灣嘉業街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明報月刊編輯部《明月灣區》編輯收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翻譯是溝通兩地文化必要的橋樑，訪問是了解作家寫作動機與理念的重要文獻，更不要說對作家的簡述、筆記、報道，這些都是歷來備受肯定的文化工作。」作者重新梳理沈西城發表作品，發掘出其真正「主場」，肯定其文化文學的成就與貢獻。——編者

文學的另一面 ——我的《梅櫻三集》 整理筆記

黎漢傑

我想，西城叔叔一直對「浪蕩才子」這個稱呼比較介懷。「浪蕩」分公與私，翻開《五代史平話》，恰巧兩種都有講，正好拿來舉例。屬於私人層面的有：「郭威是個浪蕩的心性，有錢便要使，有酒便要吃。」花錢喝酒，都是自己的事，妨礙不了誰，最多就是看着不順眼，如此而已；公共層面的就問題大得多：「誠得敬塘不敢回家見着父親，浪蕩出外州去。」走出家門到外行事，和人相關的言行，無疑一顆石頭都可以激起千重浪。私事，照我看來，除非出現糾紛或者官非，否則其實與大眾毫無關係。西城叔叔在

意的是公的層面——難道他寫稿幾十年，只是娛樂大眾，卻對文化毫無建樹？

檢驗一個人對文化有多少貢獻，最常見的做法就是去看看他們在哪些刊物發表過多少文章。情況類近大學的教授升等評核，一篇文章，發表在甲級期刊的有五分之四、乙級的四分之三、丙級的三分之一，如此類推。於是，按照這個邏輯，沈西城的文章就評為沒有貢獻。原因？他沒怎麼在那些被視為嚴肅的、受學術界認可與追捧的文學刊物上發表文章呀！

不過，這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被遺忘了的重要作品

《梅櫻三集》收集整理的文章有兩批稿件，一種是近十年來的專欄文章，在網絡上不難找到。另一類是「封印」了幾十年，寫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正如作者在自序說，很多文章連他本人都不記得，讀者自然不會知道。可是，正正是這些老古董，有力地證明了西城叔叔是對文學、文化有過貢獻的。

要了解別國的文化、文學，翻譯是不可或缺的。本書收錄的翻譯文章，有論文類的如增田涉回憶與魯迅在上海相知、相處、相別的生活；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講中國現代文學的源流，要知道對他這個專門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專家而言，這篇不屬於古典範疇的講稿無疑是稀有品種。

至於創作類的，作家有安部公房、福永武彥、



吉行淳之介。福永武彥、吉行淳之介這兩個名字，即使到今日，仍然是冷門。查香港所有大學的館藏，福永武彥的中文譯著，就只有一九七三年台灣晨鐘出版、余阿勳譯的《草花》，不過這部書是長篇小說，西城叔叔所譯卻是他的散文，並在譯後記引用了川端康成的評價：「有了福永君的散文在前，我重讀自己的作品，不禁有點兒要面紅了。」說福永武彥是「現代最有名的散文家」。當然，好事者或者會問到現在都沒人翻譯，這個作家是不是真的「有料到」？我只能說，你可以不相信沈西城的判斷，但不能不信

福永武彥隨筆兩則

——沈西城譯——

土鈴

這是以前去京都時候的事了。

某晚，跟妻子在河原町散步，信步走進一間舊家具店裡。兩個人正在瞪著眼睛四下看看有什麼好東西的當兒，妻子忽然大聲地喊起來，哎喲！這裡有土鈴呀！一看，在架子的角落裡，滿是塵埃的箱子中，正裝滿有許多的土鈴。我們很快便從年輕的店員手上看到了這些土鈴。

雖說好像很有研究似的，事實上，我家裡不過祇藏有一個從人家那裡得到的，叫做英彦山唧唧棒（福岡縣鄉土玩具而已）。（但是，這個名字一直都不知道。）音色十分清脆。由於老早便對土鈴這種東西有所留意，因此，不論我與妻子，在旅途上看到有這樣多的土鈴，都不覺吃了一驚。聽說是蒐集的人所賣掉的，大約總共有四十個。店員說，要是三四個，可以奉贈，但是，可惜的是，我們卻沒辦法估計那幾個是

台灣晨鐘出版社的眼光。晨鐘出版社的老闆是誰？有兩個人——白先勇與他弟弟白先敬。

吉行淳之介在台灣比較多人認識，皆因八九十年代曾翻譯出版他的幾部作品：《化妝》、《等待的女人》、《暗室》、《夕暮》。沈西城翻譯吉行淳之介，現在看來沒什麼大不了的，但請留意這篇文章的發表年份——一九七五年六月譯畢，一九七六年發表在《大任》，比起對岸，足足早了十幾二十年！那麼，沈西城是最早翻譯吉行淳之介的人？我不敢確定，不過搜尋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資料庫」，翻譯吉

珍貴的。每一個土鈴的音色，我們都喜歡，於是妻子便問，全部在內要多少錢。因為是首先發現的，當然自己想要買。我一個人獨笑著，看著她跟店員在議價。

多少錢，隨便給好了，這是答覆。好像是面議好了，便快手快腳的把土鈴一個一個的用紙包起來。放心不下的妻子還在問價錢，店員便往店堂裡面拿來一個牛皮茶色紙信封，放在我們的面前。

請隨便放多少去好了，這樣說了後便馬上一個勁兒的繼續包裝了。妻子跟我不僅面面相覷，這是京都式的買賣方法嗎？

因為是用我的零用錢來買的，不能出得太多呀！妻子終於斷然地這樣表示。把若干錢幣放進去後，我們便抱著大包裹，一邊道謝，一邊離開了店舖。各位，你們以為她到底收了多少錢進去呢？

（昭和三十一年五月）

我與外國語

沈西城譯：〈福永武彥隨筆兩則〉，《當代文藝》，一九七八年一月，第一四六期。

行淳之介的僅僅有兩條資料，分別是：蘇關南所譯的〈花束〉，刊於《基督教文藝》第二期，時間是一九八二年六月；湯禎兆所譯的〈請喝咖啡〉，刊於《星島日報》，時間是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兩者都比沈西城的晚得多。

沈西城發表的真正「主場」

「香港文學資料庫」無疑是本地目前檔案最豐富的電子資料庫，但為何搜尋吉行淳之介，卻沒有沈西城的資料？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看資料庫裏面，西城叔叔的資料（二〇一五年三月二日搜



沈西城：〈水上勉父子喜相逢〉，《號外》，一九七七年九月，第十三期。

不是第一，也一定是前十。

九年前，誠一身帶著妻兒與岳母移居大阪，於是住在「葛」的二樓，開設了可容八

張研究》二〇一四年第十五號，他寫松本清張的文章自然也就比較多，例如本書收錄的〈松本清張二三事〉、〈松本清張也曾遭白眼〉。而他那篇〈松本清張談推理小說之文學性娛樂性〉則翻譯自權田萬治的《宿命的美學》。權田這部書，網上見「中文百科」網站罕有提及過，如果說華文世界最早讀過整部書稿的，恐怕沈西城即

數家珍。但是，純文學刊物的文章是否等同當時寫作園地的全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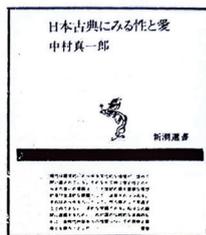
翻查《梅櫻三集》寫於七八十年代的文章，關於中日早期電影的發表在《大成》，中日閱讀筆記則在《大任》，兩本都不屬於所謂純文學的期刊，不過資料庫也有記錄，只是有不少缺漏而已。可是幾篇夾譯夾寫的日本作家素描，諸如〈「伊豆之踊者」原作者川端康成性格獨特〉、〈一代才女林芙美子〉刊載在看名字會以為是兒童讀物的《益智半月刊》；〈一封新近發現的川端康城舊書簡〉、〈水上勉父子

珍貴的日本作家獨家訪問

然而，這真的是事實嗎？

翻譯，靠苦學，是可以做到的。可是，與作家訪問，就純粹是機緣。比較多人知道西城叔叔曾親身訪問松本清張（文章見《梅櫻二集》），訪問稿更已被譯成日文：〈松本清張氏的印象記〉，刊登在學術期刊《松本清張研究》二〇一四年第十五號，他寫松本清張的文章自然也就比較多，例如本書收錄的〈松本清張二三事〉、〈松本清張也曾遭白眼〉。而他那篇〈松本清張談推理小說之文學性娛樂性〉則翻譯自權田萬治的《宿命的美學》。權田這部書，網上見「中文百科」網站罕有提及過，如果說華文世界最早讀過整部書稿的，恐怕沈西城即

喜重逢》發表在流行文化刊物《號外》；還有明顯屬於文學類的刊物：《電影雙周刊》刊登的那篇〈淺談日本女性〉……這些，都不見於資料庫。因此，如果純文學的有色眼鏡來看沈西城，則情況必然類同數十年前大眾看民國時期周瘦鷗、包天笑這些所謂鴛鴦蝴蝶派的作家，因為寫愛情、偵探，就等於不入流。



中村真一郎先生印象記

· 沈西城 ·

我是在上(三)月十五日星期三跟中村真一郎先生晤面的，但是他的名字，早我在東京留學時期，便常在報章雜誌上見到。

大概是七三年的春天吧，「朝日新聞」晚刊的「文化版」，刊登了中村先生「在日本古典裡看到的性與戀」的連載文章，看了幾日，就被其有關對倉梯山的描述所吸引住，當時我正在努力參看「古事記」原本與岩間先生所譯的譯本，兩書對照來讀，遇有文法上的問題，便向岩間先生乞援。中村先生的文章，對我進行「古事記」的研究，有着極深的啓發，因此可以說，他是我研讀日本古典文學的私塾老師。

七四年，在日本讀了一半書的我，爲了幾個私人

的問題，半途棄學歸港。從那一年到翌年，我沒法找到事做，終日吊兒浪蕩，純賴翻譯以維生計，中村真一郎先生寫在「王朝文學論」裡頭有關小說源流的兩篇小文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給翻譯出來的。

七六年夏，日本青年作家小泉允雄來港，我們相約在如今已拆卸了的「告羅士打酒家」茶聚，席間，討論到日本小說前途的問題，小泉告我，日本的文壇自川端康成死後，已開始有凋落的現象，我答以日文壇雖呈此象，尚幸還有有見識的文學評論家在盡他們所有的努力去挽救厄運，故困難實不足懼。小泉問我是那幾位評論家，我即報上中村真一郎與秋山駿兩位先生的名字。小泉一聽，面露喜色說：「中村先生

沈西城：〈中村真一郎先生印象記〉，《當代文藝》，一九七八年五月，第一五〇期。

代的文學要進行什麼復古運動。我個人自然尊重傳統，但每一個時代都有它本身的文章風格，不必向過往認同。」在中村真一郎的眼中，在當代日本寫作，重要的不是模仿傳統文學的主題或者形式，而是能傳承那些經典作品所蘊含的文化精神。

當然，訪問作家，有成功，也會有失敗的案例。《梅櫻二集》已提過他曾約見井上靖不果，在《松本清張也曾遭白眼》也有記述：「說來湊巧，我跟松本先生一樣，也曾受過井上的白眼。」被拒絕的滋味當然不好受，但是這不就說明

可是，西城叔叔訪問過的作家並不是只有松本清張一人。〈中村真一郎先生印象記〉前面是記敘與中村先生見面的片段，後面則是真正正經的訪談。中村真一郎以文學評論知名，對華語讀者來說，屬於比較冷門的類型，自然知者不多。這篇訪談雖然不長，但是卻明確表達了中村對文學的觀點：「所謂感情傳統，可以說是一種抒情精神，這是日本文學傳統的中心，沒有這樣的根，寫出來的東西便無法表達出日本人民的感情。」換言之，文學要有傳統的根，即「尊古」，但同時不要「仿古」：「我從來不贊成一個時

了西城叔叔確實在日本文學下過苦功，做過不少在香港（更或者是兩岸三地）而言是獨家的訪問。

翻譯是溝通兩地文化必要的橋樑，訪問是了解作家寫作動機與理念的重要文獻，更不要說對作家的簡述、筆記、報道，這些都是歷來備受肯定的文化工作。既然在四五十年前，西城叔叔確實已經交出一份足夠亮麗的成績單，那要是再說他「浪蕩」，甚至「胡混」，似乎說不過去吧。

（本文圖片由初文出版社提供。作者爲初文出版社社長、《聲韻詩刊》前總編輯。）



文學作品如何「保鮮」？這是古今作家共同面對的挑戰。作者從春天詩詞入手，展示李白、杜甫及白居易等人的作品如何穿越千年依然鮮活，而當代無數佳作多如春花般轉瞬即逝。當這些古詩被引入電影、廣告等現代媒介時，更顯其作為經典的不朽魅力。

——編者

唐代的春花「新鮮」到如今

——讀詩隨筆

黃維樑

「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

整理「文物」（文字產物），重讀書刊，發現諸多傑出文友的瑤章雋句，當年我曾細讀或為文評點的，竟然都「陌生化」了，甚至給忘記了，好像坊間也沒人提及了。正在歎息，一位朋友來微信道：「黃老師好！祝您佳作頻出，讀者之福。」讀來感慨更深，頻頻發表文章，即使有自詡的佳作，其命運又如何呢？耳邊彷彿有一個旋律縈繞着，是一千年前歐陽修的聲音：「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是啊，我的，你的，他的，她的，已逝者健在者的詩歌散文小說評論，種種正經的八卦的真新聞的假新聞的嘔心苦吟的 DeepSeek 三秒鐘傑作的，通通如滿天繁

花怒放，如大海狂潮洶湧，都來了，瞬間都飄了，都走了，都淹了，都沒了。儘管有作者以洪荒之力「與永恆拔河」，要把「不朽」拉過來，希望作品成為經典，卻都飄了，都沒了。

什麼舊媒體新媒體的佳作傑作，作者和推送者和印行者都不敢注明「保鮮期」有多長——以年計算、以月計算、以天計算，或以時分秒計算？宋代的歐陽修慨嘆，自三代秦漢以來的所著書，都飄了，都沒了；清代的趙翼慨嘆的李白杜甫，還好，沒有飄了，沒有沒了，只是「不新鮮」而已：「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千篇萬篇千萬篇，若千篇憑實力或運氣得以擠入經典的窄門，傳誦至今，算是「保鮮」了。

長久「保鮮」極難 入經典之門極窄

如今希冀「保鮮」，要向經典之門衝刺者愈來愈多，而經典的門越來越窄——幾乎和「駱駝穿針眼」那樣；因為作品的出現，時時刻刻如滿天繁花怒放，如大海狂潮洶湧，而讀者絕不能眼睛都看、腦袋都裝，文學史不可能永遠越寫越長。現代的魯、郭、茅、巴算是入了窄門，他們之後的無數當世作家，都希望成為「新的魯郭茅巴」或者「新新的魯郭茅巴」，這些後來者如何衝刺？可得到文曲星和繆思（Muses）多大的祝福？君不見「文化崑崙」的錢鍾書，在北京



江南之春。（黃維樑提供）

的中國現代文學館裏，只在一小塊展板上亮相；而台灣地區上榜的十多個名作家，管你是林海音余光中李敖白先勇等等，在展板上，「棲居」得比香港的「劏房」還要擁擠，梁實秋則根本就擠不進去。

林、余、李、白他們頗有作品——不論是全篇或是片段——可詠可流傳的，但能「永」流傳嗎？粉絲遍布華文界的張愛玲，生平夠「傳奇」吧，其小說的傳後率有多高？三月上旬我在深圳看話劇《尋她芳蹤張愛玲》，場刊有「經典語錄」四則，包括「因為愛過，所以慈悲；因為懂得，所以寬容」這一則。作家們只能祈求慈悲的經典守門人寬容地放行，讓傑作有一段不太短的「保鮮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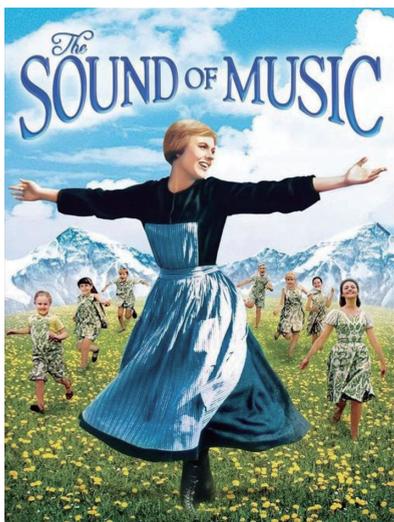
「保鮮期」長久的是唐詩宋詞那些經典。趙翼覺得「不新鮮」的李白杜甫，與趙翼同時代的曹雪芹，

其《紅樓夢》大觀園一眾金童玉女，念的卻就是李白的「玉碗盛來琥珀光」（《客中作》），是杜甫的「江間波浪兼天湧」（《秋興》八首），而今天學生在課堂上仍然念着這兩句「玉碗」與「波浪」。史湘雲醉臥芍藥裯，猶口吟「玉碗盛來琥珀光」的雅興，更獲現代學者讚為一幅最美的圖景（我不禁想起俄國畫家所繪奧菲莉亞（Ophelia）頭戴花環手持花束的柔麗油畫）。

活在古人的春天詩句中

芍藥，唐詩。是的，李白寫花，寫春天：「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的詩句至今新鮮，「露華濃」更成為當今香水的名牌。是真花，卻已保鮮了一千二百年。我們還吟誦杜甫的「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即使華南黃梅天時讓我們渾身黏乎乎不自在，想到杜詩跟着的「潤物細無聲」的「潤物」，就不再埋怨天氣了，而要感謝杜甫讓春雨賜福人間，要把杜甫的《春夜喜雨》搖頭擺腦再念一遍兩遍。

看看李杜之外賀知章的《詠柳》：「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條；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春到人間萬物鮮，柳樹的鮮綠，給予詩人新鮮的感覺。一樹的柳葉，好像是一片片碧玉；裝點這樹的，還有千條萬條綠色的絲帶。詩人駐足欣賞，讚歎造化的奇妙。嫩綠的細細柳葉，這樣纖巧玲瓏，是誰裁出來的呢？啊，是二月的春風！唐詩裏的



The Sound of Music 的香港譯名《仙樂飄飄處處聞》出自白居易詩句「仙樂風飄處處聞」。（黃維樑提供）

春天太奇妙太永恆了，難怪我國的地名有長春、恆春、永春。

我們有白居易「新鮮」的〈憶江南〉：「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宋代滿滿的春天詩詞也一直保鮮。王安石有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亦政敵亦詩友的蘇東坡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為之呼應。李煜問「春花秋月何時了？」李清照有一首詞四見「春」字：「春到長門草青青，……留曉夢，驚破一甌春，……歸來也，着意過今春。」經典的春天永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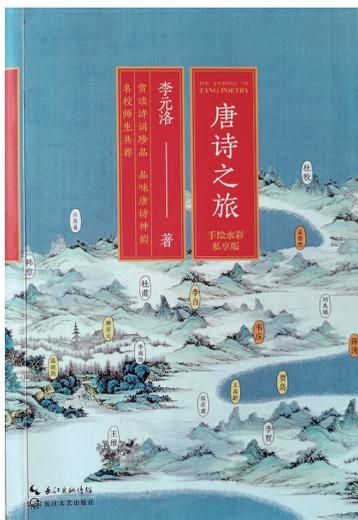
〈長恨歌〉的詩句長生

說到白居易，他新鮮至今的名句數算不清——得請 DeepSeek 幫忙羅列出來。〈長恨歌〉這樣終篇：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終篇正是詩句被引用的開始：「長生殿」一詞成為清代洪昇戲曲的名目；「夜半無人私語時」則為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電影 Pillow Talk 在香港放映時的中譯片名（內地翻譯為「枕邊細語」）；「比翼鳥」和「連理枝」在唐朝迄今的小說戲曲中經常出現；香港曾經的腕表廣告名句「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也顯然出自〈長恨歌〉。

〈長恨歌〉的其他句子，成為當年香港電影片名的還有「芙蓉帳暖度春宵」、「梨花一枝春帶雨」、「仙樂飄飄（風飄）處處聞」（The Sound of Music，台灣翻譯為《真善美》，內地為《音樂之聲》）。順便一說：香港的通俗娛樂從業員如此「拿來」中國的經典詩句，文化學者可據此指出，殖民地社會的華人，如何重視「活化」中華傳統文化。「活化」，對了。今年年初王蒙出版的新書《詩詞中國》，講的正是這個「虎虎有生氣的活的傳統」。

白居易的詩句，至今保持「鮮活」的還有很多，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上窮碧落下黃泉」；「孤燈挑盡未成眠」；「天生麗質難自棄」；「回眸一笑百媚生」。這些出自〈長恨歌〉的句子，是在我們的生活裏「長生」了。我讀英國莎翁的悲劇《麥克貝斯》（Macbeth），其沉痛的「明



《唐詩之旅》作者李元洛說：「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發明是中華詩詞！」（黃維樑提供）

日復明日復明日……這是白癡講的故事，充滿聲音與憤怒，毫無意義」一段獨白，最為傳誦（如白先勇的小說《芝加哥之死》篇末就引了）；多本英文書的名字，如福克納的《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即典出於此。其頻頻被徵引的密度或可與〈長恨歌〉相比。唐明皇與楊貴妃長恨，麥克貝斯長恨，而白居易和莎翁的語言長存。我們活在這些古人的詩句中。

「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發明是中華詩詞」

眾多的現代詩人所寫，也有讓人欣賞、記住的篇章。他們的雋篇佳句，能否擠入經典的窄門，百年後能否仍然新鮮，「與永恆拔河」是成是敗，就很難說了。古典詩詞之佳美者，情思動人，辭采精妙，聲韻鏗鏘；深蘊中華民族自然與人文的感應和智慧，含

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的體驗和情懷，哲學與美學都在其中。古典詩中的絕句和律詩，更因為句子整齊而便於記憶，便於流傳。這些詩詞或一經咳吐便傳誦千里，或因為千人傳誦而成雋句名篇，久而久之，成為經典，保鮮期長久，構成中國文化的有機要素。中華詩詞之美、之重要，詩詞鑑賞家李元洛甚至誇飾地宣稱：「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發明是中華詩詞！」

傳誦的春天詩詞，一開卷就頁頁都出現，手機視頻一刷，亮麗的朗讀解說者就源源媛媛登場。春天，我們活在古人的詩句中。夏天，大詩人陶淵明的「孟夏草木長，……吾亦愛吾廬」也保鮮至今。元朝的翁森，在中國詩史上地位不顯赫，但他確有佳篇，寫夏日讀書之樂：「新竹壓檐桑四圍，小齋幽敞明朱曦。晝長吟罷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幃。北窗高臥羲皇侶，只因素稔讀書趣。讀書之樂樂無窮，瑤琴一曲來薰風。」夏天之外，翁森認為春天秋天冬天也有其樂，而有「四時讀書樂」。

一 生 生 老 病 死，一年春夏秋冬，我們古代的詩人都寫，都有流傳的經典，而我們活在古人的詩句中。至於現今的千億萬億文字，有哪些瞬間「隨風而逝」或「中風狂走」（後者為錢鍾書的戲譯，原來書名是 *Gone with the Wind*），哪些一百年二百年後進入經典的窄門，長久新鮮，就讓子子孫孫去計較吧，我們不必為後人擔憂。

（作者為香港著名學者、作家。）



即使在艱難歲月，女性的愛美之心也不會消失，雙妹嚶花露水成為一代人的回憶。作者以親身見聞道出雙妹嚶躍升為民族品牌的歷程。

——編者

雙妹嚶花露水

李烈聲

小時候，我是一個頑劣兒童，常常闖禍，惹得母親生氣，她常說：「生舊又燒好過生你，因為：又燒可以炒飯，你連炒飯都炒唔成。」最令她生氣的一回，是我不知如何，把她新買的一瓶雙妹嚶花露水打破了。被母親罵個狗血淋頭。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雙妹嚶花露水價格不菲，而且，弄得香傳遠近，致令隔離鄰舍，探頭探腦，要研究香從何來。幸得父親替我解圍說：「花露水算什麼？下次到香港，替你買瓶巴黎之夜，比雙妹嚶花露水高級多了。」在戰前，「巴黎之夜」是當時最高級化妝品。

從此，我對又燒有惡感：因為，它比我更有價值，對雙妹嚶花露水也印象不佳，因為，它害我受罵。

抗戰時期，我回到「自由區」，由於我來自澳門，澳門的大街小巷都跑遍，自由區的走私人認為我既懂幾句英文，又熟悉澳門街巷，走私入貨，靠我作「盲公竹」，常常邀我同行，我既頑劣，又喜冒險，也跟他们闖蕩江湖。有一回，一個女護士託我到澳門替她帶一瓶花露水，我也效法父親：「花露水算什麼？我給你帶瓶巴黎之夜。」說到做到，巴黎之夜開瓶後異香撲人，令護士小姐驚喜不已。

不過，歐洲戰火滿天後，香水買少見少，香港淪入日軍手中後，巴黎之夜更絕跡市面了，內地婦女化妝時，只能倚仗花露水。

早期，華南市場以「林文煙花露水」最為吃香，後來，有人傳說林文煙花露水的後台老闆是日本人，中日交惡時期，一聞「敵貨」之名，便要全民抵制（杯葛），其時「振興國貨」口號，高唱入雲。而婦女們也對林文煙花露水憎惡，此謠言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三人成虎，奈何奈何。大家一窩蜂用雙妹嚶花露水。

據說「雙妹嚶」出自香港之「廣生行」，早在一八九八年便已成立，但一直銷路不暢，中日交惡，使它脫穎而出，正所謂時來風送滕王閣，失運一條蟲，行運一條龍。

烽火不敵愛美心

有人說：三十年代，干戈遍地，米珠薪桂，誰有心情扮靚？家庭主婦，忙於衣食，過日子「慳得就

慳」。

也許有人說：早期婦女恪遵古人「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之訓，以樸素為主，戰時性命要緊，飽一餐餓一餐，省一文錢是一文錢，誰肯為了美容而花錢？

那就錯了。

其實，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民智漸開，婦女漸漸走出閨門，為了包裝自己，也有「女為悅己者容」的概念，對於外來的化妝品，發生興趣，即使是女學生，也會使用「龐氏面霜」，謂龐氏面霜即歐美婦女使用之「Pond's face cream」，一般樸素的女學生尚

花露水之製創自歐西流銷中國喜用之者既眾則外溢之利益深處茲茲商戰稅保利權之秋豈可不思挽回之策然製之未諳其法則徒謂效學適本主人於化學一道心得有素故將平生所學稍盡義務乃廣搜奇花大集異卉製成斯露使用之者如入蘭室如遊香園且耀以五色旗徽表以雙妹為記 同胞其歡迎乎 請認斯墨廣免致誤泥玉也

每瓶價 大樽壹元 小樽壹元 二號壹元 四號壹元

上世紀二十年代雙妹花露水在報紙上的廣告。
(資料圖片)

且不忘化妝，何況是家庭主婦？

戰時米珠薪桂現狀，只限於淪陷區城市，自由區鄉村，由於糧價飛漲，農民收入也水漲船高，村婦村女，開墾一些荒地，種些番薯南瓜，運到城市，可作私己錢，私己錢多了，便思量把自己打扮一下，人前人後，不致蓬首垢面。

我跟隨一些走私船把一袋一袋的鎊砂（每袋五十斤）運到澳門，賣給各國代理收購商後，便帶着這群草莽英雄到澳門新馬路、十月初五街和沙梨頭購買火水、布料、西藥、雜貨，最後，便是化妝品，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雙妹花露水，花露水為瓶裝，商標是兩個女孩子把臂同行，走私客入貨是以箱為單位，一箱一箱的雙妹花露水，與火水罐子堆滿「電扒」（即如今的「大飛」）。

記憶中的雙妹花露水，除了花露水外，還有雙妹香梘、雙妹面霜、雙妹爽身粉和牙粉。

民族牙粉抗日貨

也許有人懷疑：何謂牙粉？

牙粉在當年算是新生事物，起初是由日本傳入，那時，人們稱為東洋牙粉，街道上，電燈柱張貼的廣告：「用東洋牙粉，永不蛀牙」，那是天大的謊言，用過東洋牙粉的人，年紀大了，牙齒一樣七零八落，不過，那時沒有牙膏，人們非用牙粉不可。後來，中國人不甘外匯流向日本人口袋，也開始自製牙粉，記



憶中有「無敵牌牙粉」，那是我小時常用的牙粉，因為，無敵牌牙粉是父親摯友「天虛我生」所製，天虛我生是上海一位聲名藉甚的小說作家，著作等身，因為不甘眼見中國人的財富流進敵人口袋，棄文就商，把筆耕所入（其實，陳家是江南望族，家財殷厚，寫作只為興趣），在上海開設工廠，製造牙粉，把日本牙粉的生意奪取過來。

天虛我生的女兒陳小翠，是我國近代著名女詞人，與沈祖棻齊名，溫文儒雅，我小時曾瞻風采。可惜在六七十年代政治運動時期捲入漩渦，她性情剛烈，不甘凌辱，開煤氣自殺。

天虛我生的兒子陳小蝶，即是四十年代上海著名小說家陳定山，是我的忘年之交，他少時與徐志摩為好友，說起徐志摩與陸小曼故事，滔滔不絕，我每到台灣，即往他家中聽故事，獲益良多。

抗戰期中，無敵牌牙粉工廠為日本炮火所毀，



「無敵牌牙粉」的圖標和包裝。
（《美妝帝國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國民間工業史》）

廣生行繼起製造雙妹嚶牙粉，一樣收得，在廣東自由區銷得很好，使日本軍方恨得牙癢癢的，直至港陷日，廣生行才停止生產。

廣生行產品雖然停產，但是，農村商店存貨還很多，農村女孩子出嫁，父母都千方百計購買一瓶雙妹嚶花露水作為嫁妝，新娘子未出花轎，遠遠便從風中漾起濃香，故此，我們在農家婚宴的酒席上，還常常聞到花露水香味，與土炮酒香，凝成婚宴特有的氣味。

抗戰勝利後，美國化妝品排山倒海而來，把基礎單薄的本地工業衝擊得招架不住，雙妹嚶各類產品的市場，都為外貨所侵蝕，雙妹嚶花露水也不得不敗下陣來。時代久遠，陵谷變遷，當我參加親友婚宴時，偶然仍想起雙妹嚶花露水的香味。

（作者又名李瑞鵬，著名詩人及作家，逾九十歲，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

網

遇見網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 郭道榮老師



物自投羅網？我不禁怔然，心頭忽然浮現出奇妙念頭：城市的蜘蛛竟也如此熱情麼？

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在鄉下見過的蜘蛛網，那可不是那般輕巧、匆忙的工程，而是一種歷久彌新的存在。鄉下的蜘蛛織網，如同匠人建屋，一經搭建，便可風吹雨打數年不倒，若無人搗毀，甚至能成為那片窗檐下的永恆風景。它們龐大，隱匿在門窗間、屋檐下，像一張橫跨天地的巨網，將飛蟲困住，將時光拉長。我忽然覺得，這些蜘蛛網，竟與我們的人際關係網有幾分相似：盤根錯節、互相牽連，既有守望相助的溫暖，也有難以掙脫的束縛。

城市的蜘蛛結網迅速，鄉村的蜘蛛網久遠綿長，而人際關係亦是如此：有些緣份稍縱即逝，如晨露未晞；有

些羈絆則纏繞終生，如藤蔓攀附古樹。回想自己在城市的生活經歷，不正是一次次在這張無形的網中穿行、掙扎、尋找出口嗎？有時候，我們是織網者，主動搭建橋樑，構築人脈；有時候，我們又是困網者，在他人編織的絲線間輾轉騰挪，試圖尋求自由。而這其中，有些網是溫暖的，讓人安心，有些網卻是無形的牢籠，讓人窒息。

而我的思緒，又被這張蜘蛛網牽引到了遙遠的南海，那片波光粼粼的漁場，我曾在那裏度過一段時光。大萬山島，一個被漁業文化浸潤的地方，每天清晨，當我走出門，便能見到漁船停泊，海浪輕拍船舷，岸邊隨處可見晾曬的漁網。漁民們熟練地整理網具，將它們疊好、掛起，或隨意置於甲板一角。那一刻，我才意識到，網，不僅是蜘蛛的生存之道，亦是人類的謀生之技。漁網存在，關乎魚蝦的命運，關乎漁民的生計，也關乎一座島嶼的興衰。海風吹拂，陽光灑落，那些網在海天之間映出斑駁的光影，竟也透出一絲說不出的美感。

生活本是一張網，有人用它捕獲希望，有人卻被困於其中。我們終其一生，都在這張無形的大網裏輾轉、編織、掙扎、適應。有人被社交的網纏繞，漸漸迷失自我；有人精心鋪設人脈之網，步步為營；有人像漁民一般，把握潮汐，將網撒向更遼闊的世界，期待一場滿載而歸之收穫。

有人曾寫過一首詩，詩題為〈生活〉，正文僅一「網」字。僅此一字，便觸動了無數人的心弦。簡短至極，卻意味深長。生活何嘗不是如此？我們被名利的網、情感的



打開

澳門培正中學 余少君老師

我生活的地方是沒有雪飄落的，可是天空偶然會呈現一片粉紅色的狀態，使我對環境產生了錯覺，錯覺再淡然的告訴了我，這像雪在飄落的花瓣。有人打開門，我相信花瓣曾美得像春天永駐在大地，我的精神永遠寄存在一處與房間相似的森林。森林之外，我知道有一座大橋，大橋的周圍都人來人往，無論他們的表情是否憔悴，是否悲憤，

網、現實的網層層包裹，步履維艱，卻又無法掙脫。甚至有時，我竟開始理解那陽台角落裏的蜘蛛網，體諒那隻熬夜、貪黑、趕早的蜘蛛。它的一生，都圍繞着這張網，棲身於此，守候着偶然的饋贈，而這又何嘗不是我們許多人的寫照？

我於是輕輕收回伸向蜘蛛網之手，沒有去破壞它的世界。或許，它和我一樣用自己的方式，尋找那一根通向未來的絲線，等待風來，織一張更大的網，牽引着我們走向更遠的地方。

汽車排放的廢氣總是習慣與煙霧中的人展開對話，相互輝映着將要崩潰的意志。

我坐在會旋轉的椅子旋轉，眼瞼正在催促眼淚配合當下的一切。時間從過去來到現在，自己還是不停徘徊在她們之間。沒有錯，文學作品與文藝電影都是喜歡在人物之間設計對話，只是語言比機械的聲音悅耳許多，看似緩和了使人煩悶的躁動。我眼前的他者需要不斷思考，需要不斷選擇生存與對抗的形式。真實的痛感破壞了所有的迷惑，迷惑因而成為一本文學著作的素材。在繁花的森林中，我依然在地面看見一片枯黃的葉子。葉子在天空隨風旋轉，當河流仍在山谷最高的位置。

大橋彷彿崩塌了，我在房間裏聽見外面的聲音。對話沒有休止，然而被書籍收藏的灰塵越來越厚。眼淚變成泉水，我好像觸碰了真正的飄雪。此時，我的書櫃傾斜了，灰色的雲也飄落在粉紅色的地毯。我開始與牆壁對話，想像住在我隔壁房間的人來到自己的面前。牆壁的溫度感受她們的呼喚，向我詢問生活的細節，以及生活的目標。天亮了，鳥鳴試圖為我打開另一道門，我也努力整理一張張宛如原稿紙的藥方。

迷雾是調節氣候的養份，房間的擺設更是越見模糊。我追溯時間的開端，發現閱讀與寫作已化成無以名狀的氧氣。當我渴望尋找作家的背影時，手掌已經布滿傷痕，手腕已經釋出劇痛，鍵盤更是滲漏大量隱形的電流，讓人難以揮發想像的餘力。原來，迷雾老早散去，視野更是無比的清晰。頃刻，我聽見她問了她，「妳覺得我需

要跟幾位摯友道別嗎？」於是，我拾起那一片枯葉，頓時發現遍地都是黃花。也許，我只能追隨音樂的步伐遊行，使分神減緩人生的抉擇，虛構迷路純粹是時間遊戲的時間。

友情網絡誠可貴

香港都會大學 羅文華老師



中國的古典詩歌，表達許多人間之情的珍貴體驗，像繩子編織出一張張友情的網。

唐韻道盡朝廷樂師李龜年和大詩人王維與杜甫的友情。王維的五絕〈相思〉：「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是寫給音樂家李龜年，表達的是含蓄而綿密的情意，很美，卻無法言詮。杜甫也同樣寫了一首詩獻給李龜年。我看過一齣名為《詩聖杜甫》的話劇，其中有一段，是杜甫晚年與同樣漂泊到江南一帶的李龜年重逢。杜甫隨即口吟七絕一首〈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裏尋常見，崔

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李龜年大讚好詩，兩人雙手互握，一齊朗誦最後一句：「落花時節又逢君。」這是人與人之間情誼的上佳寫照，感人肺腑，超凡入聖。

〈贈汪倫〉是李白遊歷桃花潭時寫給當地好友汪倫的一首留別詩：「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前兩句描繪李白乘舟欲行時，汪倫踏歌趕來送行的情景，自然地表達出汪倫對李白那種樸實、真誠的情感；後兩句先用「深千尺」讚美桃花潭水的深湛，筆鋒一轉，再用襯托的手法，把無形的情誼化為有形的千尺潭水。

詩人葉嘉瑩說過，她自己親自體會到「古典詩歌裏邊美好、高潔的世界」，她希望能把這扇門打開，讓大能走進。詩歌是心靈交流的橋樑。詩詞愛好者交往結社，一起分享詩歌藝術，此風歷久不衰。內地的「中國詩歌網」，是中國作家協會旗下的一家以文字、圖片、音頻和視頻等豐富多彩的形式展示詩歌魅力的網絡平台，近年已累積註冊用戶三十二萬餘人，日均收到詩歌作品近三千首，成為詩歌高地、詩人家園。在香港，林律光在二〇一七年創辦「香港東坡詩社」，並以此作為平台，讓社員以詩會友，彼此認識、交流，成為香港文壇的空谷足音。

優美的詩歌，抑揚頓挫，像凌空的小燕，充滿活力，帶引其愛好者展開想像的雙翼，翱翔萬里，越過千山，一起飛去憧憬的遠方。

網

人生的絲網

暨南大學 范巧琳



阿婆常對我說：「人生是天注定的。」

阿婆今年八十三歲，幼時記憶中的阿婆是高大而胖胖的。如今的阿婆則顯得瘦小，細細的雙腿彎曲，步履

蹣跚。

阿婆有個複雜的少時生活。她的父親開着家烤乳豬店，母親則操持家中雜事，並在紡織廠做女工，用每月的工資補貼家裏花銷。看似正常的家庭，但阿婆卻不能喊親生父母作爸媽，要叫哥哥嫂嫂。因為算命的人說阿婆命硬，若喊爸媽會克他們。

阿婆的父親吸鴉片成癮，常常喊着阿婆的小名：「阿楊，去幫我買塊黑泥返來。」阿婆的家庭曾經很富裕，但後來卻失去了一切。

「沒得選啊，就嫁了。」提到阿公，阿婆就這樣說。



阿婆在認識阿公時，覺得這人眼白多，短命相，不願嫁。想悄悄地跟船離去，打算在船上做女工。臨行前，她的包袱被父母藏了起來——他們要她嫁。

於是她嫁了。

阿婆和阿公共有六個女兒，兩個兒子。從數量上看，這對夫妻應該非常恩愛。實際上，這個家卻一貧如洗。阿公在外花天酒地，從不關心家中的事。阿婆則獨自操持着家裏家外，每天做糯米糍上街賣，還上山砍柴，將柴火拖去賣，在懷孕期間也不例外。在一趟背柴下山的路上，阿婆在雜亂的草叢中生了一個女兒。她將孩子用布包裹在胸前，然後繼續背起木柴往下走。

阿婆蹣跚的路，從哥嫂的家裏出發，走到阿公去世，又到了兒家的家裏，如今仍未停下。

「保護」網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李沛慈



「嘴爪雖欲敞，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從古到今，從動物到人類，孩子就是父母心中的瑰寶，父母即使犧牲自己的健康，也毫無怨言，只想給予孩子最好的一切。

孩子活在父母的庇蔭之下本應是一樁好事，但現今家長

過份的保護，卻令他們缺乏對真實世界的認知。父母為孩子編織一個完美的「保護網」，隔絕外界社會的殘酷，讓他們生活在溫室中「茁壯」成長。例如，孩子的出入由父母親自駕車接送，卻導致他們不懂得如何獨自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些孩子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識，竟有初中生連橙有橙皮也不知道。有些小學生仍由傭人負責餵食穿衣，甚至竟有健全青年在街上和車廂坐電動輪椅「代步」。

此等荒唐見聞多不勝數，社會亦為他們冠上專有名詞——港孩。

港孩的形成，正是因為父母對孩子過份溺愛，強烈的保護欲令他們失去自理能力，生活技能倒退，無法脫離父母獨自生存。這些適得其反的結果，顯然不是父母設置「保護網」的初衷——也許他們從未想過當初溺愛的行為會為孩子造成不可挽回的災難。

禍患已然，只能期望父母能減少對孩子的掌控欲，讓他們接觸真實的社會，而非屏蔽外在的一切傷害。「保護網」的掌控應張弛有度，要懂得留有適當的自由給孩子發揮。

關係網，溫暖與束縛

珠海市和風中學 郭棠瑞



自古人生在世，皆如織網。人心如絲線，錯綜交織，連接彼此，生生不息。我常在這張無形的網中行走，或感溫暖如春風，或覺沉重如山岳。

憶起初中時，考試臨近，心頭焦慮不已。時值黃昏，書卷堆前，眼前字跡模糊。忽見一紙條輕輕飄至，紙上字跡娟秀：「勿慮，且行且惜時光。」回頭看，一位老友，笑容溫暖如春日陽光。那一刻，憂慮頓消，似乎全世界的紛擾都與我無關。友情，正是這張網中最柔軟、最溫暖的一部分。縱然前路艱難，知有知己同行，便不再懼怕。

家人之情，更是無可替代。記得某次考試未能如願，心情失落，欲言又止。父母未曾責備，而是輕聲道：「人生如棋，步步有得失，不妨暫且休息，靜觀其變。」這一番話，如晨風拂面，心境頓時開朗。家，是這張網的基石，承載着無盡的愛與包容，是我最安穩的避風港。

古人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終歸是自己的。若一味迎合他人期待，豈非失卻了自我之真？關係網中，固有溫暖與束縛，但如何取捨，全在心境之間。若能與人為善，但不失自我，既可享受他人的關懷，亦不至迷失本心。誠如水墨畫，濃淡相宜，方顯其美。與親朋同遊，與同學共勉，皆是生活中的美好，但心中自有一片淨土，方能在這張網中自由呼吸。

總而言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猶如無形的網，既能編織溫暖的情感，也能施加沉重的壓力。如何在其中找



到平衡，便是我們每個人要思考的課題。若能在這網中自由自如，既不失真誠，又能保持溫暖，豈不妙哉？

一顆永遠閃爍的明珠

澳門培正中學 楊曉桐



網如同宇宙的引力，將萬物緊密相連。在蜘蛛網上，一顆露珠將傾城的光盡收其中，如同這座城市，一顆被世界文化之網輕輕托起的明珠，散發着永恆的光彩，永不落幕。

大航海時代，來自歐洲的船，黑色巨獸般，在無限延展的海洋劃出痕跡。連接世界的航線，便如此誕生，交織出全球貿易與文化交流的藍圖。人們乘風破浪，追逐着黃金與香料的光芒，而澳門便是這張網上一個閃耀着獨特光芒的結點。

她成了東西方文化傳遞與融合的樞紐。葡萄牙人來了，帶來異域的文化氣息，如同文明的種子散落在這片土地。後來種子發芽生長，與本土的文化交纏，滋養出獨特的風景。此時，城市也像一位技藝精湛的織網者，以其豐厚的

歷史與文化背景，編織着屬於這片土地獨一無二的紋路。教堂的鐘聲，清脆而悠揚，廟宇的香火，裊裊升起。它們如同網上的節點，共同構成了澳門獨特的文化景觀。中式飛檐的流線，與西式拱門的弧度，在同一穹頂之下，構成一幅奇妙的圖景。這是兩種文明的交融，在差異中，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一種近乎完美的和諧。

當微風吹拂，網上的露珠閃爍着光芒，那是澳門與我們共同編織的未來。這一張網，沒有邊界，沒有終點，她是一顆永不落幕的明珠，將照耀整個世界。

糾纏不清

顯理中學 鄭凱瑩



網，形狀不同，大小不同，不過無非也是由一條條線條，透過一些手法，左穿右插，互相交織，編成一張張絲網，用於束縛、捕捉。大小形狀，用料全都自行決定，有粗如麻繩，堅實厚硬，也有幼如絲綢，柔軟堅韌。質感的不同並不阻礙網編織成最毒的漩渦，螺旋着將獵物吸入其中，本能反應的左踩右踩，不

單不能使它們逃離，反之愈陷愈深，慢慢的耐心精力耗盡，認命般留在網中，並不再祈求魚死網破，此等酷刑造不成任何實際傷痕，內心卻一步步被摧毀崩潰。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何嘗不是一個人際網，他的行動與你的心情緊緊捆綁一起，當你決定抽離之時，一個小甜頭又讓你心甘情願深陷其中。若人際關係只像捕獸夾，受些外傷，發力抽離，雖然傷口可大可深，但至少可以逃離。可惜人際網並沒有這麼友好，當你困住之時，四肢條件反射般的左踏右踩，以為可以加快逃離的腳步，卻只是弄巧反拙，相反地當你愈加用力，它纏得你越緊，解開的方式也越亂。

看似人畜無害的「網」，原來才是殺死人身心的最大武器。

漫長的糾錯期

香港都會大學 蔣欣蔚



我在網內嗎？有沒有一張網，上面是明確有我位置的呢？這個疑問其實應該最早到來，但之前我都假設我在，我從沒想過，或許我不在？其實到現在我

也沒有有一個確定的答案，我不知道是我曾經在後來又不在，還是一直都不在。

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確定自己的位置。

有一張網意味着什麼呢？我會覺得，是有可以到達的地方，有目的地，有想要就會有的陪伴，有連結，有來也有回，很多感受和情緒，在一張網上像什麼分泌物一樣被我們流動，來加固彼此之間的絲線，我被擊倒，會被什麼接住，柔軟，包裹，安慰，療傷，再出發。也許我曾經確實有那麼一張網，才讓我在本該意識到那個最重要問題的時間裏，過早地放鬆警惕，直到失去它，才想起來。

我是如何失去的，和我為何失去，其實是兩個問題，這也是我最近才發現的。我總以為為何在如何中，但其實為何早就在了，如何只是它隨便找的一個面具。那麼為何呢，因為曾經那張網，不是我結的，所以被趕走時不能反抗；而現在沒有，是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張網是我結的，所以也無法決定加入。小時候過節，在一家團圓的日子裏，我總會被牽着手路過一些看上去漠然且無所事事的臉，那時候我總奇怪，牽着他們的手去哪了？直到牽着我的手也放開。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網」。
 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
 截稿日期為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請把作品連
 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npmdirector@mingpao.com，
 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如何閱讀中國詩歌：詩歌文化》
蔡宗齊 主編
張楣楣、李皖蒙 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3年7月



《如何閱讀中國詩歌：作品導讀》
蔡宗齊 主編
魯竹 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3年7月

中港

香港 蕭文禧

詩歌背後的故事

「詩言志、歌永言」，中國詩歌如何塑造民族心靈？中國為何被稱為「詩的國度」？本書從外交禮制到科舉制度、從隱逸精神到女性書寫，以歷史、政治、宗教、性別等多個維度，追蹤先秦至清末三千年詩歌與社會的雙向塑形——詩既映照時局，也重塑生活。二十七位海內外學者合力勾勒詩史長卷，揭示「詩言志」背後的文化想像與人文理想。配套《作品導讀》對照閱讀，更能體悟文本美學與文化氣象的交織。

中港

香港 蕭文禧

文人與詩歌的構成

本書以文體為綱，涵蓋四言、騷體、漢樂府至宋詞、元曲等近二百首經典，結合當代文本分析方法，剖析意象、聲律與情境的生成機制，亦突出民間口頭傳統與文人書寫傳統如何此消彼長、相激相續，牽引詩體在歷史長河中的不斷革新。十七位中外學者分章主筆，細讀歷代文人如何藉詩詞觀照家國興衰、山川性靈與個體情思的多重面向，映照詩與人、歷史與自我的交互映射。與《詩歌文化》互為表裏，引領讀者步入中國詩歌的遼遠境界。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 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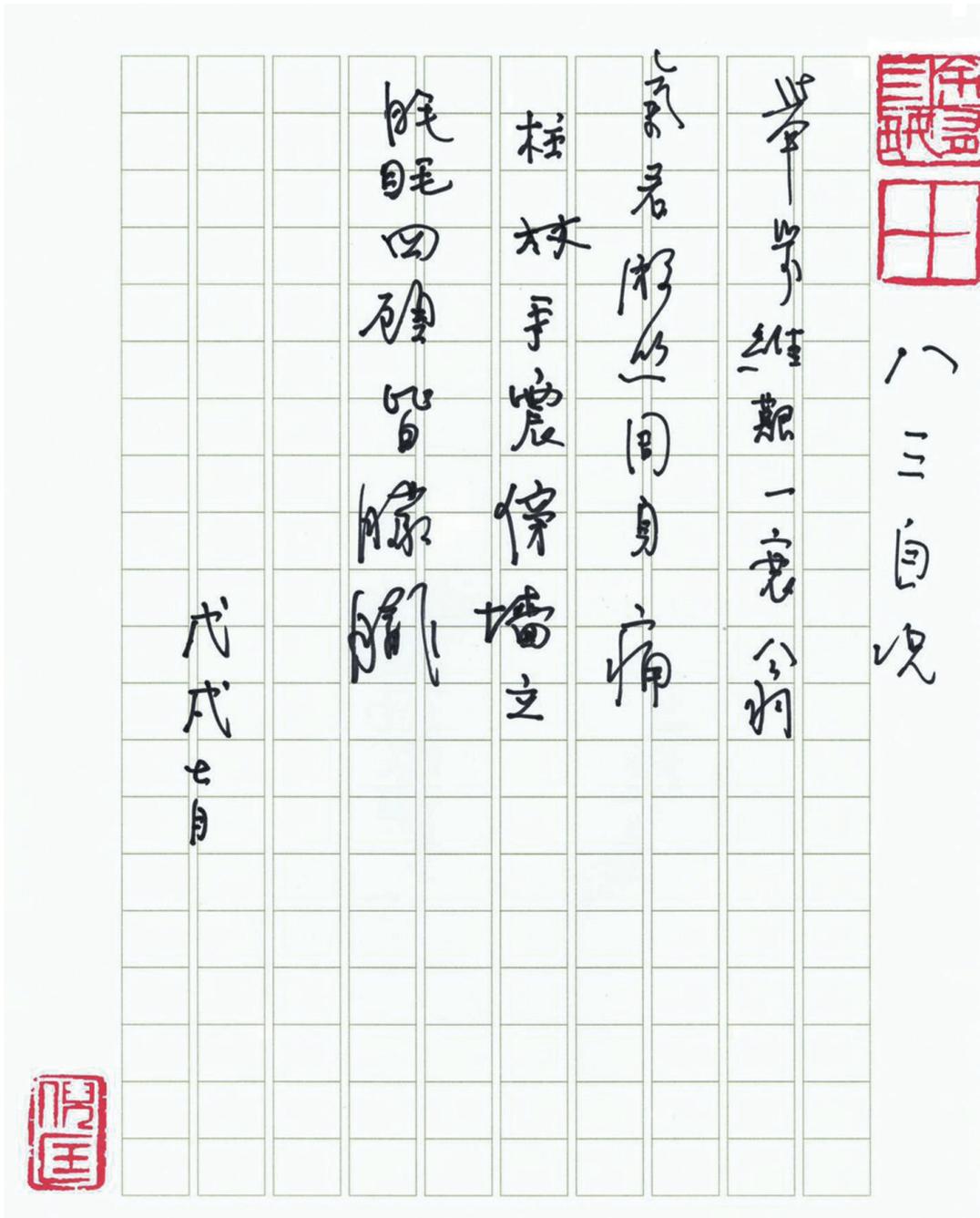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八三自況〉

舉步維艱一衰翁，氣若游絲周身痛；
柱杖手震傍牆立，眊眊四顧皆朦朧。

倪 匡

著名作家、科幻小說大師

(潘耀明提供)

晚安曲

—詩、圖 梅 真—

徹夜盯着鐘擺

催眠時針

海水深眠

有深藍色鼻息

孤寒身影

街燈獨立

夢

並非我寫過的那句

夜的樂章

是靜悄悄

是蟲鳴

是一隻眼醒

一隻眼睡的

貓頭鷹

是這麼多個十二點

沒有月光摟着安睡

天意如此的

黎明



明月灣區

總二十五期

二〇二五年五月

(作者為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華語樂壇專業填詞人、詩評家。)

